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四六〇 次会议

2002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加扬先生 (毛里求斯)
- 成员：**
- | | |
|-------------------------|-----------|
| 保加利亚 | 塔夫罗夫先生 |
| 喀麦隆 | 贝林加-埃希图先生 |
| 中国 | 王英凡先生 |
| 哥伦比亚 | 迪尔迪维索先生 |
| 法国 | 莱维特先生 |
| 几内亚 | 卡马拉夫人 |
| 爱尔兰 | 奥唐奈小姐 |
| 墨西哥 | 马林·博什先生 |
| 挪威 | 特拉维克先生 |
| 俄罗斯联邦 | 拉夫罗夫先生 |
| 新加坡 | 马布巴尼先生 |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韦赫贝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阿莫斯男爵 |
| 美利坚合众国 | 内格罗蓬特先生 |

议程项目

非洲局势

2002 年 1 月 10 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2/4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上午 10 时 10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2002 年 1 月 10 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2/46)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要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加拿大、科特迪瓦、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加纳、印度、牙买加、日本、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西班牙、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 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 我提议, 如果安理会同意, 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迈萨赫勒先生 (阿尔及利亚)、奇科蒂先生 (安哥拉)、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杜瓦尔先生 (加拿大)、贾巩尼-比先生 (科特迪瓦)、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 (古巴)、谢·奥基通杜先生 (刚果民主共和国)、奥尔埃耶先生 (吉布提)、阿布勒·盖特先生 (埃及)、埃法赫-阿彭滕先生 (加纳)、夏尔马先生 (印度)、达兰特小姐 (牙买加)、本村先生 (日本)、贾朗欧先生 (肯尼亚)、杜尔达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哈斯米先生 (马来西亚)、法西·菲里先生 (摩洛哥)、维利乌罗德里格斯女士 (莫桑比克)、阿帕塔先生 (尼日利亚)、加迪欧先生 (塞内加尔)、卡马拉先生 (塞拉利昂)、马布达弗哈西女士 (南非)、阿里亚斯先生 (西班牙)、马吉杜卜先生 (突尼斯)、塞马库拉·基瓦努卡先生 (乌干达)、库欣斯基先生 (乌克兰) 和卡伦巴先生 (赞比亚) 在安理会议席一旁为他们保留的位子上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谨代表安理会, 热烈欢迎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卡德尔·迈萨赫勒先生阁下、安哥拉外交副部长乔治·奇科蒂先生阁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莱昂纳德·谢·奥基通杜先生阁下、摩洛哥外交副部长塔伊·法西·菲里先生阁下、莫桑比克共和国外交与合作副部长弗朗西丝·维利乌罗德里格斯女士阁下、塞内加尔外交、非洲联盟和塞内加尔侨民部长切克·蒂迪安·加迪欧先生阁下、南非环境事务和旅游部长马布达弗哈西女士阁下和赞比亚新任外交部长卡特勒·卡伦巴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先前协商中达成的谅解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 我代表安全理事会热烈欢迎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 非洲联盟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 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协商中达成的谅解, 我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 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伊万·西蒙诺维奇先生阁下。我理解他现在还没到安理会会议厅, 但他来后将在他的位子上就位。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即非洲局势。安理会是根据先前协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 S/2002/46, 其中载有这次会议的指导方针。

我现在欢迎常务副秘书长路易斯·弗雷谢特女士阁下参加这次会议, 并请她发言。

弗雷谢特女士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让我欢迎你来到联合国, 并感谢你和贵国为联合国和非洲所作的一切。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稳定的多党制民主国家, 毛里求斯是非洲最突出的成功例子之一。你们的榜样应该鼓励和激发所有非洲人积极贯彻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这一关系强调人权、法治和非洲人自力更生, 值得赞扬。让我也欢迎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 新任秘书长, 他肩负着指导非统组织转变成非洲联盟的艰巨任务。我们大家都希望, 这一

变化能改变非洲大陆的命运，我们期望我们这两个组织之间更加密切和更加有效地伙伴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十分抱歉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他欢迎安理会持续侧重非洲，在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安理会平均仍然有 60% 的时间用于非洲。

主席先生，我也要就贵国常驻代表本月早些时候散发的关于这次会议的一套非常有用的指导方针，向你表示感谢。其中内载的一份明确而全面的问题清单应该有助于集中我们大家的思想。

我将在我自己的发言中集中谈仅仅其中几个问题，而不企图重复非洲冲突各项根深蒂固的根源。秘书长 1998 年 4 月的报告和随后的各份报告以及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已充分涉及这些问题。事实上，其中有的问题不在安理会议程范围内。当然，这些问题应该作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处理，但是应在其他论坛上，如即将召开的发展融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会议。

但我至少要提及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既使仅仅因为它现在是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威胁，是促成绝大多数，甚至所有这些更深蒂固的冲突根源的一个因素。整个联合国系统正同非洲人民一起投入克服这一可怕祸害的斗争，现在绝不是我们努力松懈的时候。

但是我建议，今天我们能最有益地侧重安理会有直接责任和可能采取行动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应该抓住埃西先生出席的机会，集中精力建设和加强联合国、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次区域组织是非洲局势的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特色。

这方面，人们问，联合国是否在支持区域倡议中发挥了它的作用，特别是在需要安理会授权开展维持和平行动时。我们认为，答案是，联合国与非洲各种区域安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近年来已有可观的增加，特别是在西非和大湖区。特别是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联合国已同该组织在马诺河流域

安全问题上密切合作。这两个次区域都已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此协商，安理会也已向非洲派出了它自己的实况调查团。

就非统组织而言，我们两组织的秘书处之间定期开会，包括在最高层和专家一级。但是，这些接触肯定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我们需要加紧我们同一些次区域组织已经建立的政治机制的合作，以便我们能同他们一起拟订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综合方针。这种方针必须包括合作，不仅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而且复盖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如人权、人道主义救济、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斗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希望，联合国西非办事处的建立和拟议召开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将以其不同方式帮助改善机构联系，进而在这两个次区域国家寻求促进这种综合政策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建立信任。

但是，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有很大的成果，除非双方都有真正的政治意愿，即非洲领导人真正决心争取和平，安理会成员们真正决心果断行动，支持非洲。

同样至关重要的事，我们帮助我们的非洲伙伴加强其自己的后勤能力，尤其是在维持和平领域。非统组织、分区域组织和许多个别非洲国家已经对在非洲维持和平中发挥更大作用表示了值得赞扬的兴趣，但在目前，它们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由于缺乏培训和资源，尤其是缺乏任何部队在作战地带维持战斗力所需的装备和基本补给品而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更为严肃和一致的努力，以建立和维持这些区域能力。

联合国已经正在促进联合国行动的非洲部队派遣国为一方面和能够提供后勤和库存装备的捐助国为另一方面之间的契约，我们将很乐意在这一关键领域开展更多的工作。我们也通过交流情报、培训和人员交流与非统组织和分区域的行动者开展协作，以改进其支持和平行动的能力。我不妨提到去年三月访问

西非并就改进西非经济共同体能力提出若干项建议的机构间特派团。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冲突后社会的恢复方案。主席先生，你的指导原则正确指出了有效执行裁军、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方案是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关键内容。的确，太多的非洲和平进程由于这一关键方面，尤其是重新融入社会这一内容不是因疏忽或是因未持续进行而中断。在当前和未来发生的情况中，它必须建立在稳固和长期的财政立足点上。

其他密切相关的方面和同样至关重要是民族和解与追究残暴行为的责任。这两个进程对我们使命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安理会在今后不妨将其列入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并建议将对其提供资金放在一个更为稳健的基础之上。

就塞拉利昂的具体情况而言，秘书长十分相信会员国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它们同意安理会设立一个特别法庭，尽管迄今为止认捐的资金第一年缺少 140 万美元，随后若干年缺乏 740 万美元。现在仍然有待确定的是，这是否就是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冲突中负有提供资金责任的机构的令人满意模式，或的确超过了其能力。

阁下，你在调查表询问安理会所实施的制裁有效性如何，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作为非洲冲突的地方和强制性措施达到了其目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其中的许多措施集中关注武器禁运问题。其有效性因各种因素受到限制，它们包括未给予充分的政治支持，边界松懈和无巡逻、缺乏基础设施，监测和执行资源匮乏，以及还是缺乏区域或分区域能力。

当然，自从安理会设立专家小组调查违反情况之后，已经取得一些进展。这些机构得以查明了一些涉及“破坏制裁”的犯罪网络，并已经制定了广泛和切实的监测建议。在塞拉利昂和安哥拉，非法贩卖钻石和其他国家资源已经变得更为困难，这严重地削弱了武装团伙藐视国际社会意愿的能力，正安理会所指出的一样。

为了回应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国际社会就对付那些试图利用商业和金融资产达到其非法和暴力目的的人显示了新的团结和决心。安理会在其第 1373 (2001) 号决议中找到了一种确保遵守其决定的新的和充满希望的机制。我希望安理会现在就利用这一新形成的政治势头，并启用类似机制进一步呼吁会员国规定，违反安理会实施的武器禁运根据其本国的法律乃是刑事犯罪。

第 1373 (2001) 号决议还注意到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毒品、洗钱和非法贩运武器之间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些活动都对非洲冲突负有责任，我希望这一联系将促使安理会更为关注非法商人。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9 月 11 日事件提醒大家注意，当管理结构瘫痪，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及不法分子的庇护场所时，就可能危及国际秩序。由于非洲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与其他地区不相上下，如果允许这种事件转移我们对非洲问题的注意力，那就错上加错了。与此相反，安理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考虑它能够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做些什么来加强国家结构，并鼓励有效和负责的管理。

我并没有声称提出了消除非洲冲突根源，更不用说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所有行动的完整清单。正如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指出的那样，其中的许多行动不在安理会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我相信，我已经提到了安理会可以颇有助益地采取行动的许多要点。

我的同事和我将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些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保证，我们愿意和渴望促进执行我希望将的确出现的“可行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副秘书长对我、我的同事和我们国家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秘书长的阿马拉·埃西先生发言。

埃西先生（以法语发言）：我极为感动地再次在本会议厅发言，它使我回想起了过去的许多欢乐和感动场面，因为我们曾经在此处理各种危机。

首先，我谨代表我自己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真诚地祝贺毛里求斯共和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整个非洲大陆通过毛里求斯被荣幸地公认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行动者之一。

我谨赞扬安理会的其他非洲成员国喀麦隆和几内亚，赞扬它们对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诺，并赞扬它们努力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我还要感谢刚卸任的非洲安理会成员马里和突尼斯的常驻代表。最后，我要赞扬被国际社会赋予履行《宪章》所规定崇高使命的安理会所有成员。我祝贺它们在全世界，尤其在非洲为促进和平与稳定所开展的工作。新年伊始，我谨向它们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新年好。

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已采用了定期邀请非洲统一组织向它们阐述非洲局势的惯例。这种交流使我们拥有绝好机会向大家阐述非洲大陆对 1945 年《宪章》的理想继续深深地怀有的希望和担忧，尽管其显然陷入了边际处境。它还使得有机会向安理会所有成员阐述对某些关键问题的思考，以及如何克服我们某些非洲国家正面临的困难。因此，今天的会议本身将反映安理会以及以它为代表的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对我们大陆未来的关心和重视。

安理会最近就刚果民主共和国所作的决定也显示了安理会的坚定决心。不能将它与我的朋友科菲·安南正在为争取非洲的更美好未来而日复一日作出的努力分割开来。

我们的首要关切是实现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及不幸地正困扰非洲一些地区的冲突。这一形势出现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后国际局势所处的一个特殊时候，9 月 11 日的事件使全世界更清楚地意识到安全不仅是某些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关切，也是全球的一个重大关切。这种情况使我们的会议更具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使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能够

坚定地使非统组织这个全大陆性组织在加强打击恐怖主义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它的预期作用。

从这一点来看，非统组织的贡献是它与联合国多年来所建立的协作关系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非洲意识到，它需要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区域和分区组织一道努力，寻找加强世界和平的办法和途径。为此业已开展许多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的具体行动。它们常常导致达成保持和平的解决办法。

不可否认，存在着干扰我们大陆在 1993 年所实行的机制的运作的众多政治和财政方面限制。但该机制对于协调体制和方案上的办法而言，无疑极有帮助。目前正在对中央机关的结构、工作方法和程序进行的改革使我们有机会改进工作，从经验中汲取教训。

如果说在非洲大陆范围，非统组织在冲突局势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使人感到一定程度的乐观，那么在国际范围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怀疑态度。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及随之产生的深刻技术变革清楚显示出非洲所遇到的一些障碍，并突出表明了我们对我们大陆与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及其目前演变相脱节的忧虑。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一情况并使非洲真正成为国际贸易新体系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大陆的边缘化状况就可能严重损及它的稳定、安全和发展。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今天的会议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举行的。目前各种冲突局势，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冲突局势不仅日益增多，而且其复杂性日增，所涵盖的内部、区域和国际问题众多。如果说非洲国家间冲突的数目已大为减少，那么这一发展却被内部冲突的出现所抵消，而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解决机制并非总是能够有效应付局面。

联合国秘书长经常重申，国际安全问题——非洲局势是令人关切的主要问题之一——所出现的场合不同于 1945 年通过《宪章》之时。从现在起，所牵涉到的与其说是国家的安全，倒不如说是国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体制的存在。今天，我们需要保障《联

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各国的集体安全，而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正日益接管这项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需要确保受内战或有组织犯罪等其他威胁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重大流行病困扰的各国社会的全球安全。目前继续使非洲四分五裂的战争常常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事实，非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开展了进一步的合作，科菲·安南也已亲自投入到这一领域。他的 1998 年报告的确是一个分水岭。该报告除其他外，把侧重点放在非洲冲突的起因方面，它使安全理事会许多成员注意到有必要投资于解决冲突方面。

共同的文化、地理和其他因素是解决冲突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做法必须包括找出这些因素，并利用它们来促进解决冲突的办法。就与联合国协作关系而言，目前正日益寻求区域组织和非统组织提供帮助。这些组织邻近热点地区和战争发生地，因此无疑有助于它们更容易地确定冲突的起因以及卷入冲突的各方。距离接近也使它们具备有利条件，能够预见可以达成一项能结束危机的协议。从另一方面讲，距离上的接近却也可能引发紧张局势，使某些局势更加复杂，尤其是如果邻国不认为它们有义务保持中立而介入冲突。

然而，安全的挑战是，它需要每一方的投入和贡献。因此，我们继续主张进一步加强非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协作。这一协作还必须扩展到非洲各分区域组织，这些组织已经表明它们真诚决心并愿意在我们全大陆性组织的指导下帮助解决冲突。弗雷谢特夫人已经谈到了这个议题。然而，这一协作的方式必须进一步加以改进，以使分区域、大陆和全球各级的努力能够得到有效的协调和统一。

本着这一精神，我仍然深信，为了确保有效的协作，联合国必须加强与全大陆性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因为它们是非洲大陆解决冲突的任何全球办法的基石和重要伙伴。

从我们正努力确立和共同营建的伙伴关系与合作政策出发，我要回顾并强调非统组织在维护非洲和

平与安全方面，在联合国与各分区域组织之间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非统组织乃至非洲联盟正在促进和协调区域实体所开展的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我们考虑加强这一合作的方法与途径的时候，我建议建立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中央机构之间在解决冲突方面的协商机制。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而且要自豪和欣慰地强调指出——促使非统组织、联合国、欧洲联盟和其他伙伴开展努力以寻求解决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间冲突的协作、合作与协调精神。在集体办法和对解决冲突办法的共同见解基础上进行的这一良好协作非常有助于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且——大家会同意我这样说——应当被认真视作解决其他冲突，尤其是非洲大陆冲突的一个模式。

非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协作还必须确保对非洲各项和平倡议的必要协调。如果说越来越多的此类倡议反映出非洲国家致力于和平，那么它们仍然需要得到更有效的协调。关于联合国的作用，我要强调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要作用。我们大家都期望这一协作取得成功，但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安理会是否愿意并且有能力起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者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国与非统组织和非洲分区域组织并肩努力的决心。

在强调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的同时，我们必须记住，非洲依然决心承担起它自己的责任。它是应付今天该大陆普遍存在的各种危机最直接的当事方。基于这一事实，非统组织一些年来一直努力承担它应负的所有责任。它还非常积极地参与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它寻求解决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之间冲突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导致达成了各项阿尔及尔协议。它自 1997 年以来一直坚定致力于支持科摩罗各方努力达成和解，并恢复宪法秩序，这一努力似乎正在取得成果。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塞拉利昂，非统组织为与联合国和有关分区域组织共同进行的和平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非统组织必须在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们必须象卢萨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加强非统组织机制的效力。

只有当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所有这些努力和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更加有力的、更加坚定的支持，以期帮助非洲接受它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面临的有关发展的许多巨大挑战时，这些努力才能对非洲稳定产生真正影响。

我要借此机会谈谈非统组织向非洲联盟和改名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新非洲倡议的过渡。

众所周知，《非洲联盟组织法》在得到非统组织逾三分之二成员国批准之后，于2001年5月26日生效。在2001年6月卢萨卡首脑会议上（我在会上被任命为该组织负责人），非洲领导人交给我这样一项重要使命：确保从非统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过渡，以及建立其主要机构——大会、理事会、委员会和负责使这一改革成为现实的大使级委员会。

为了寻求透明度并且希望促进信任，我立即开始同政治领导人和非统组织工作人员协商，以期执行这项卢萨卡决定，并且完成这一崇高使命。这些协商包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统组织成员国代表和一些非统组织的外部伙伴，例如欧洲联盟，我们把欧盟视为经济一体化的模式。

这些协商以及随后举行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会，使人们对非洲联盟的结构，其各机构及其各自的职责有了总的了解。关于所有这些机构，其职权范围及其工作方法的文本草案正在最后敲定。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一次大使和非洲专家会议，以审议由秘书处拟定的这些文本。

还排定了其它会议。例如，从3月3日至8日，我们将同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举行第三次非洲发展论坛，其主题为：确定区域一体化优先事项。数千人将出席该会议，他们包括：高级官员、大使、部长、议员、工会会员、学生、妇女团体以及与一体化有关的问题的高级非洲专家。换言之，我们正尽一切努力使非洲联盟成为现实。

我还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了一项协议，以便在过渡进程中向我们的秘书处提供后勤支助。

我们并没有孤立地执行这项任务：我们正努力使所有感兴趣的方面——不仅是非洲的感兴趣方面，而且还有所有一体化楷模，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参与进来，以便在这一过渡进程中受益于它们的经验。

所有这一切把我们引向关于宣布非洲联盟成立的南非首脑会议。这一宣布非洲联盟成立的仪式定于2002年6月在南非举行。在我们进行这一体制转型时，我们将不余力地争取其成员国的信任，以确保所有行动者的合作、透明度和信心。我们要本着所有非洲人如此珍惜的非洲团结的精神工作。

非洲联盟不是仅仅一个国家元首，或少数几个国家元首做成的事情，而是非洲很长时期以来——自1800年代起同迪布瓦、帕德莫尔、恩克鲁玛和尼雷尔一起——努力实现的长期梦想。

对我们来说，并且对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说，非洲联盟绝不能成为非统组织第二部分。这不仅仅是改名。我们想要它反映非洲国家对一体化的新愿望以及在实现非洲团结方面取得的真正进展。它必须有强有力的机构，包括一个必须成为非洲联盟背后推动力的委员会。并且反映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和个别利益，以及建立一个不辜负非洲人民对它寄予的希望 of 联盟的愿望。

安理会还将意识到2001年在发起旨在在非洲和发达世界之间建立新全球伙伴关系的《新倡议》方面出现的事态发展。该《新倡议》现在叫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其目的在于为建立在互利和共同关切基础上的非洲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新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它还旨在加强非洲大陆的民主和经济管理。这一目标是使非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伙伴，以使它不被边缘化。这一倡议旨在确保非洲利益和促进发展，同时重申这项任务是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自己的

责任。他们必须创造一种有利于确保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所必需的结构改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我要强调，今年 9 月提交大会的这项倡议存在于非洲联盟的范畴。当然，该倡议是由国家元首们提出的，但是在卢萨卡首脑会议上，我们决定将它纳入非洲联盟框架。上星期，我们在南非参加了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关于非统组织如何成为非洲联盟；以及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如何纳入非洲联盟的讨论会。

在我们与开发计划署联合拟定的文件中，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其唯一目标是集中于将新伙伴关系纳入非洲联盟。因此，没有对分，没有竞争。只有一个组织，那就是非洲联盟。新伙伴关系应得到我们的其它发展伙伴的支持，特别包括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在结束发言时，我不能不高度赞赏安全理事会在解决非洲冲突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我祝愿安理会成功地完成国际社会交给它的崇高任务。

在一个以快速和深刻的动乱为特点的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很可能令人困惑不解。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将仍然是指引我们朝着实现全人类和平、安全和发展的理想前进的明灯。在这项崇高的任务中，非统组织将永远站在安理会一边，努力建立一个和平与公正的世界。

通过今天的非统组织和明天的非洲联盟，非洲将作为实现我们大家如此热切的渴望的和平、公正和发展的努力中的正式伙伴坚定不移地、持之以恒地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作了重要的发言和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表达的客气话。

我现在高兴地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副大臣巴罗尼斯·瓦莱利·阿莫斯议员发言。

巴罗尼斯·阿莫斯（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感谢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毛里求斯政府，特别是你，主席先生为组织关于非洲冲突的本次安理会辩论采取的主动和所作的努力。

我们需要这种辩论，以便继续把世界注意力集中在非洲冲突上，甚至在发生其它快速不断变化的事件时，以及继续竭力主张以更好的方法解决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非洲连续第二次任安理会主席，我们欢迎马里和毛里求斯不辞艰辛，把非洲冲突置于国际议程的首位，不幸的是该问题需要处于首位。

我之所以说“不幸的是”，是因为非洲的暴力冲突对非洲和世界都不好。它不仅是非洲减少贫穷、拥有人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且还威胁全球安全。为什么如此？因为非洲的武装冲突导致人民大批流离失所，环境恶化，并为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提供机会。非洲的冲突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因此，它是我们时代中国际关系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安全理事会的特殊挑战。

非洲政治暴力的规模令人吃惊。安哥拉、苏丹和索马里的武装冲突现已均被忽视，在那里很多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的努力失败。在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里，数百万人陷于绝望和痛苦。在大湖区，十几个国家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以某种方式陷入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冲突。很多其他国家处于暴力冲突的危险或受其影响。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过去 18 个月中在恢复塞拉利昂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了进展，联合王国在努力发挥了主要作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敌对活动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现已结束。涉及区域国家和联合国的一些认真的努力正在展开，以处理最大的挑战——大湖区的冲突。

联合王国欢迎这种进展，向使进展得以取得的男女人士、特别是在追求非洲和平与安全中作出最大牺牲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致意。这种进展之大部分原

因，是安全理事会愿意从较早的努力失败中记取教训。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小组的报告——卜拉希米报告——是对这些所得到的教训的宝贵集成。其具深远意义的建议，是有关改革联合国完成处理非洲和其他地区冲突的复杂任务的方式的路线图。我们欢迎和支持目前执行卜拉希米报告建议的方案。

我们确实需要新的做法，以应付不断变化和多样性的非洲暴力冲突。古典的维持和平理论和冲突外交，已表明在处理围绕崩溃和失败的国家出现的不对称和日益区域化的冲突中是无效的，那里国家与非国家角色之间的区别已经模糊。

在很多非洲社会中，国家和区域冲突已成为“正常状态”。常常躲在外表国家和国家主权象征之后的复杂和腐败的政治经济，围绕冲突而增长，靠其孳生并予以助长。区域和国际争斗倾向于加重和延长暴力。

因此，安全理事会和更广大的国际社会不仅仅是要防止或结束冲突地区的敌对活动。远远不止于此。我们需要帮助把那些以暴力冲突为条件的区域和国家政治经济，改变成基于政治参与、社会和经济容纳、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健康制度。

任务是艰巨的。它需要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的政治承诺，需要完善和调整我们所掌握的工具和机制，需要准确协调很多不同角色和联合国系统内外非洲或非洲以外的有关组织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可取得更多进展的一个领域，是提高非洲统一组织或非洲联盟、及像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非洲次区域组织预防冲突的能力。其中部分是加强这些组织有效参与冲突分析和早期预警、冲突的调解、停火的监测和核查、及某种情况下区域和平支助行动的能力的问题。但这也是通过更定期的协商、分享情报和联合项目而加深这些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关于冲突问题的有效合作的问题。为此，我们欢迎毛里求斯关于成立一

个工作小组来检查改善联合国与非统组织间关系的新方法的建议。

负责找到解决非洲冲突的富想象力的办法的安理会工作小组，可能具有更多的真正价值。我们认为，该小组会特别强调改善和加深安理会与非统组织、西非经共体、南共体及或许其他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但它需要有明确的权限，以期在具体的时间表内取得具体和可取得的成果。首先，我们想看到该工作小组与非统组织和各非洲次区域机构合作，加强其预防冲突能力并加强他们与联合国的合作。我知道，非统组织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将认为这些要点差不多是目前该组织调整的一部分。

非洲区域组织的介入，是鼓励非洲解决冲突的主人翁感的方法之一，这一概念强调了最近展开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八国领导人去年针对这一伙伴关系，委托制定一项八国行动计划。他们还提名了特别代表——我是联合王国的代表——以及时拟定今年稍后在加拿大举行的下次八国会议的计划。

我们如何利用八国非洲对话来促进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行动？我们认为对话是一次强调世界上的较富国家和非洲人都负有重要责任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希望利用对话来鼓励非洲各国应付非洲冲突的本地原因，例如政治、经济和社会排斥，不良的管理，腐败等。

另一方面，八国能够通过处理一些处于国际领域中的冲突的原因和动力而帮助非洲实现目标，其中如非洲与西方之间不利的经济交流条件，向易发生冲突地区出口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情况，以及外部角色开采经济资源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利用对话来调动资源和承诺，以改进联合国冲突管理系统。

如我刚才所说，安理会在过去两个月中有机会检查其对非洲个别冲突和一般问题的的工作，是复仇有益的。离非洲下次担任安理会主席将有一段时间，但我要宣布，联合王国就利用其在7月份的主席职务，进

一步使非洲成为安理会工作的焦点。一种可能是一次专门讨论所有非洲问题的会议，可包括审查我们今天正开始的工作。

非洲的暴力冲突是我们的共同失败。非洲已在经历这种失败的后果。暴力冲突不仅造成痛苦和苦难，而且进一步孳生暴力冲突。这一循环一旦得到加强，就很难打破。

然而，我认为非洲、其国际伙伴和联合国，有能力通过以和平及具包容性的进程来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而建设强大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这就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国际上的外交官们认识到预防冲突最终是建立容忍、民主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从非洲的冲突中吸取了经验；让我们现在就勇敢和坚定的应用这些经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政务次官对我和我国说的友好话。

奥唐奈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毛里求斯安排了今天这次关于非洲局势的会议：部长先生，感谢你主持我们今天的审议。我向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出席我们的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在这次辩论中，欧洲联盟的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先生也将发言，我们期待着聆听他的发言。

非洲局势对我们是严峻的挑战。但也是真正充满希望的局势。整个非洲正在打开新的希望之窗。任何人都会对埃西先生刚才所概述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真实而清楚的前景感到鼓舞。广大国际社会必须全面履行它的承诺，帮助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建立新的前景和抓住新的机会。

几十年来，战争破坏了非洲的许多地区。就在几年前秘书长正确地指出

“由于未能避免这些巨大的人类悲剧，非洲领导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都辜负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期望”。（S/1998/318，第5段）

但今天，令人高兴的是，新的决心和新的开端正在取代过去的失败感。在非统组织（不久将成为非洲联盟）的支持下，民主正在非洲大陆传播。非统组织坚定地处理冲突起因，努力预防冲突。

今天，在非洲之角、在西非和在大湖区，联合国都以大小规模参与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每个月，非洲问题都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主要事项。几乎每个月都根据每一局势独有的特点审议其这些复杂局势。我们可以说，目前联合国在非洲几乎所有区域都积极和有力地维持和平、缔造和平及建设和平。就在几年前，情况则并非如此。而联合国本来就应这样做。

同时，非洲必须走前面，发挥其作用。善政正是意味着这一点：选举必须是完全公正和透明的；非洲的资源必须为非洲人民所用，而不是被用来为少数人谋私利。

非洲前进的最佳路线只能是两条平行的道路。这两条道路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第一条道路是，解决冲突和防止出现新的冲突局势。第二条道路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使非洲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这具有关键意义。这些是相互联系的和平与发展目标。在任何一条道路上要取得进展都须靠在另一条道路上取得进展。非洲人民今后的福祉要靠走这两条相互交织的道路。

请允许我谈一谈爱尔兰关于在非洲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一些看法。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处理这些问题。非洲领导人也这样做了；我们在联合国这样做了；欧洲联盟和我们在非洲的伙伴这样做了。但我们走到了哪一步呢？在解决冲突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何进展呢？

第一，我们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我们仍需要加强联合国同非统组织和非洲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在实地积极开展活动的所有联合国机构同安理会之间的协调；在非洲冲突局势或可能出现的冲突局势中产生作用的民间社会行动者同参与调解或支助努力的所有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协调。

爱尔兰特别重视非统组织旨在解决非洲冲突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爱尔兰希望看到在非统组织及其各机构同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更广泛和更有组织的对话。这应主要涉及各种实际问题，以使我们都掌握同样的信息，有机会共同评估可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潜在的冲突局势。同样，爱尔兰希望看到在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进行更有组织的对话。

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着不同的、但却相辅相成的明确的作用。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确保在安全理事会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中、以及在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要负责的发展方面的问题上搭起共同立场和活动协调的桥梁。

秘书长和联合国各机构坚定不移地发挥其作用。几年前，我们中许多人抱怨缺乏内部协调或很多联合国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但自那时以来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属于会员国的联合国决策机构尚未进行同样的协调。

第二，我必须以新的眼光来看我们为了解决非洲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冲突局势而掌握的所有工具。联合国特别调解员或特别委员会进行的工作是否有益？爱尔兰认为，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近几年来，联合国调解员和特别代表在非洲之角、在中非共和国、在大湖区和在整个非洲大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欧洲联盟各国对我们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感到自豪，对我们的解决非洲冲突战略感到自豪，包括在科托努框架内通过与我们的伙伴展开对话来解决冲突的战略。

主席在宣布这次会议的准则时间，非洲分区域组织在建设和维持和平方面是否是有益和成功的？它们当然是有益和成功的：卢萨卡和阿鲁沙和平进程有力地表明区域和平主动行动可取得何种成就。然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这种主动行动；而发挥领导作用的则必须是非洲人。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广大国际社会可如何向分区域组织、以及当然向非统组织提供最佳支助？我们无疑必须加强对话与协调。如何以最佳方式这样做——例如通过早期预警行动来处理可能发生冲突的局势，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评价的一个问题。爱尔兰认为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酌情任命特使促进建立长老理事会十分重要，这可有助于调解争端和促进实际解决问题。

我们国际社会成员可如何帮助加强非洲的建设和平能力？显然，我们有明确的义务这样做。

对于联合国、非统组织和各区域组织来说，制裁和禁运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吗？爱尔兰认为，它们可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已证明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安哥拉和利比里亚就是这样。然而它们往往是一把钝刀，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到将产生的人道主义后果。

同样，解决小武器非法流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解除武装、遣返和重返社会也是解决冲突局势的另一关键方面。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是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我谨指出，解决非洲冲突的努力决不能只看到资源问题——这往往是国家之间冲突的起因，还必须促进广泛的人权，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及发展权利本身。同样，赋予妇女权利也必须是切实预防冲突战略的一个核心方面。

看看今天的非洲以及非洲领导人和联合国发挥的作用，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能为我们击退了暴力与分裂的势力感到自豪，尽管有时候进展缓慢；我们还对在非洲许多区域支持了和平力量感到自豪：在塞拉利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在更广泛的大湖区。在布隆迪建立了新的过渡政府，有力地证明了邻国的积极参与。在索马里，建立过渡全国政府提供了通往该悲剧性和受蹂躏国家新的开端的道路。联合国必须尽快决定其在支持索马里和平力量方面自己的未来作用；这是爱尔兰将坚决赞成的。该地区各国也必须共

同努力，支持索马里和平。索马里人民应该得到我们的积极支持和介入。

非洲各国人民有权利期望国际社会充分介入，帮助他们应对该大陆形形色色的发展挑战。我认为，没有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其他政策最终都会被证明是建立在沙漠上的。

非洲各国领导人们已经表明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中向前的道路，这是一个明智、慷慨和正确的发展前景。这一前景要求促进民主、善政、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透明的法律和管理框架以及提高妇女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它要求非洲人所享有和领导的发展方案。

为了实现这种发展，国际社会将必须充分履行其承诺，正如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所商定的那样，支持在非洲建设能力。这意味着持续对非洲的教育和建设社会资本方面的投资，以此作为开启非洲人在他们所有多样方面的人力潜力。它意味着一个新型的贸易框架，解决目前非洲被排除出全球化经济之外的状况，排除是对这一状况的正确称呼。它意味着几星期后将在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国际会议的成功结果。它意味着国际社会充分支持帮助禁止非洲艾滋病的灾祸。

总而言之，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在发展筹资、贸易机会、鼓励内向投资和通过重债穷国债务倡议和其他倡议的债务减免采取果断行动。它意味着为我们确立毫不动摇的目标，即在非洲充分实现 2015 年国际发展目标。我们知道这一切不会偶然发生。没有来自发达国家的道德政治领导，这一切不会发生。爱尔兰将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爱尔兰政府已承诺到 2007 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0.7% 的目标。今年我们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0.45% 的临时目标。

应对非洲所面临的众多挑战没有单一简单的方式。我们能够说的是，没有合作，特别是没有我们大家的坚定决心，这些挑战便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解决；我们大家包括非洲各国领导人、非洲民间社会、我们

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今天的安理会是日益充满对非洲及其杰出人民真正希望的征途上的又一次重要事件。

我很高兴，联合王国已表示，它在其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将再次侧重非洲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爱尔兰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特拉维克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毛里求斯代表团和主席先生你本人组织召开这次有关非洲局势的辩论。我还要热烈欢迎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出席今天的会议。

挪威诚恳希望，本次公开辩论所发表的意见和观点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面前的问题和有助于安理会协调处理其对非洲冲突的反应。

冲突已经并仍在导致惊人的人类痛苦和苦难。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丧失或受伤，无数平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这一悲惨的人类伤亡就是我们有关非洲局势辩论的背景，我们应忘记这一点。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武装冲突对于冲突所影响的各国的经济和发展努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因此解决冲突和发展努力是密切相联和相互促进的。在冲突后阶段，显然需要联合国和平行动与长期发展行动方之间更为密切的协调。

安南秘书长在其关于预防武装冲突的报告中强调，必须从反应文化转向预防文化。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这一观点。我们面前的挑战是促进在早期预警、冲突预防、危机管理和解决冲突等方面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做法。使用高压和军事措施之后必须要在政治、人道和发展等领域作出努力。

安全理事会本身并非一贯以充分，或甚至是及时的方式解决非洲不断发展的冲突。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准备认真审查其如何能够进一步加强其努力，协助在非洲大陆的和平努力。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得到立刻关注。

然而，解决冲突并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主要责任显然在于有关冲突各方自己。如果要打破暴力循环，一项关键前提是交战各方真正致力于和平议程。其他人无法强加持久和平，和平必须由非洲人自身确定，这些非洲人应该承认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渴望为他们的儿童带来一个安全和繁荣的未来。非洲各国领导人们必须有政治意愿为捍卫和平与安全建立同联合国的合作。

尽管存在一些缺点和发生了一些挫折，最近非洲各部分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塞拉利昂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和平协议仍然生效；刚果人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在所有三个冲突中，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已经开始，这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包括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之间的合作在实现停火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的有力存在、目标明确的制裁、一个积极的区域组织和区域领导人为调解交战各方和邻国而做出的不懈努力等一系列因素现在似乎正在产生结果。

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在打击小武器扩散和清除地雷领域内的合作是共同努力的又一项积极实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采取了步骤，同意暂停小武器贩运，应该成为非洲其他地区和其他地方的范例。区域组织在执行去年有关小武器会议行动纲领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我愿补充，加强同这类组织之间的合作是挪威在这方面努力的优先事项之一。

我国代表团欢迎最近的事态发展，即区域组织在解决非洲冲突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鉴于它们对地面局势的第一手了解和看到冲突获得解决的切身利益，它们在此领域内应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具备能够协助区域努力的专长和资源。各类作用显然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毛里求斯有关建立一个工作组考虑改进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之间关系的途径的提议似乎是具有建设性和及时的。

我们必须承认，进一步加强区域能力和改进联合国与区域机构之间的协调存在着重大潜力。挪威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将继续促进这种协调。此外，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一些非洲领导人已经积极介入寻求解决复杂的区域冲突之方案的努力。这说明非洲正在为解决其自身冲突担负越来越多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挪威外交大臣对我和我的国家讲的客气话。

马林·博什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先生，我要向你表示墨西哥政府对你主持这次重要会议表示的赞赏。它是毛里求斯担任主席期间的一项卓越倡导，因为它力求解决对于国际社会利害攸关的重要区域安全问题。

我们对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表示欢迎，他是墨西哥多年的朋友。他出席本次会议加强了联合国和它的组织之间的对话。

我们坚定支持新非洲倡导，它谋求非洲发展的新伙伴关系，并为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民主和更自由的非洲联盟奠定基础。

我国政府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是戈马的居民站在一起，他们由于邻近火山的爆发遭受严重影响。这一起自然事件使得已经困难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我们也向尼日利亚政府和拉各斯的公民表示慰藉。

非洲的冲突要求安理会和非统组织在寻求持久解决方案方面给予更大关注。墨西哥提倡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各国人民面临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许多情形下这些问题是造成冲突的原因。

必须从全面的视角着手分析非洲的冲突，包括冲突原因和预防和解决它们的方式；以及一旦得到解决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和平奠定基础的方式。墨西哥政府认为，鉴于非洲冲突的规模，不仅有必要使安全理事会参与孤立的战略，还有必要使大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和方案融入这项努力，以便执行该区域的任务，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和——理所当然的——非统

组织本身。在非洲同在其他区域一样，联合国必须具有更多的预期能力，而不是被动反应的能力。

秘书长关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各非洲问题的报告有某些共性。除对冲突从其端倪直至最近发展的演变进行审视之外，它们还对其后果进行探讨。在几乎所有报告中，我们关注地看到冲突中各国人民生活水准的恶化。还有像环境灾难这样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各地区的干旱和像艾滋病这样的健康灾难；它们侵袭这块大陆并削弱了经济活跃的人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报告人文发展数据显示，53个非洲国家中，只有15个处于人类发展平均水准。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具有高人文发展指数，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处于低水平。

在谈及题为“冲突原因和增进非洲的永久和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项目时，大会上届会议曾要求本组织将努力集中于教育和技术转让。我们认为教育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对解决区域危机至关重要。

非洲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低的。教育将有助于解决艾滋病的流行。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加疟疾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前景则不令人鼓舞。我们当然承认各人道主义组织正作出的努力。然而，我们认为这些努力还不够，国际社会应当增加其合作并提供机构间协调，以便解决问题的根源并关注更加迫切的后果。

为了解决其经济和社会问题，非洲大陆需要更大的投资流入、更高水准的官方发展援助、在处理其外债方面采取减让性步骤和更加广泛的进入国际市场。它还需要各国政府在巩固民主机制、尊重和增进人权并加强法治方面作出稳定努力。秘书长的载于千年首脑会议最后文件中的倡导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令人鼓舞的措施；其目标是消除重债国家的债务。

非洲领导人在千年首脑会议上突出强调了实现非洲产品的更大市场准入的必要。为实现此目的，发达国家应采纳特别措施。我们向主要工业化国家集团建议，在其下届会议议程中包括通过双边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削减非洲产品遭遇的贸易壁垒方面取得进展的问题。

墨西哥相信，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有可能预防和解决冲突并且在冲突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为持久增长和和平奠定基础。此议题与3月份在蒙特雷尔召开的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将讨论的问题联系密切。

对于非洲来讲，有些问题需要得到更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在毛里求斯常驻代表的信中已经得到确认。在那些需要立即得到关注的问题中，我简要地提及三个：非法贩运武器、非法采掘自然资源和人道危机。

我们在该区域注意到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型武器的现象，它要求迅速得到解决，以便预防冲突并制止目前冲突进一步恶化。所有国家都有权保证其自身的国家防卫，但是兵器的过度积累能够造成不稳定并对各国人民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武器的生产和非法贩运是全球性问题，它的解决要求遵照国际文书和区域机制达成的条款。非洲已经表示愿意解决该问题，它体现在1997年的巴马科宣言中以及在非洲统一组织框架内作出的努力。

非洲各国能够并且应当为削减其军事开支作出贡献，同时运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措施。此外，人们还不妨更严格地调查向非洲运送武器的来源，特别关于那些出口到冲突或紧张地区的武器。出口国有责任防止这些武器被转用于非法目的和将它们运抵冲突地区。

关于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问题，遗憾的是，不能自始至终有效地实施现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平民人口在过去是交战军队之间战斗的间接受害者。今天他们往往成为这些攻击的主要目标。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卷入冲突的儿童，在武装冲突中征招儿童或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是战争罪行，这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有明确规定。

我们还关注地注意到非法开采自然资源问题。不仅非洲各国被剥夺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而且非法开采这些资源的活动还为交战团体提供了资金。现在应该是制订新办法制止掠夺自然资源活动的时候，在存在冲突的多数非洲国家，这种掠夺活动正在进行。解决

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办法是金伯利进程，该进程提议使用原产地证书办法，以防止非法进出口钻石。作为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主席，我国将努力使管制制度发生效力。

鉴于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具有首要责任，必须加强支助非洲区域和分区域采取的措施。这种支助是必要的，因为联合国既没有足够能力也没有足够资源处理非洲大陆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联合国应尽可能努力补充而不是垄断在非洲为解决该大陆各项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墨西哥极为重视新非洲倡议。我国总统比森特·福克斯亲自表示，他重视和希望加强该倡议，重视并希望看到非洲联盟的出现。

我谨向非洲各国发出友好的信息。我国政府决心调整我国对非洲外交政策的方向。我国非洲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利用墨西哥和非洲正在出现的改革进程，给予我们友好和合作关系新的推动。我国深信，非洲各国人民需要特别重视。我们愿意协助促进该大陆议程上最重要的主题。

最后指出，对联合国活动注意了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本组织对非洲问题的注意通常是间断性的。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洲与联合国关系质的变化的开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墨西哥主管非洲、亚太、欧洲和联合国事务副外交部长对我的赞扬。

卡马拉女士（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问题的这次重要会议。毛里求斯主持1月份的工作，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它给予非洲问题中心地位，值得赞扬。主席先生，对此，我谨向你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我国代表团还谨与其他代表团一道，一致地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赞扬他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努力。我还谨欢迎非洲联盟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和

同意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同事——其他国家的部长们。

此外，请允许我就戈马和拉各斯发生的悲剧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人民和政府转达几内亚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哀悼。

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不仅仅具有象征性。它表明，安理会一致决心更加积极地参与，努力寻求办法，解决困扰非洲的各种一再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导致非洲目前局面的因素包括债务负担、原材料价格不断下降、贫穷、艾滋病毒/艾滋病、施政不力和无数冲突。人们还认识到，除非彻底制止和解决冲突，否则解决这些挑战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效的。没有和平与安全，就没有发展的希望。同样，在贫穷状态下不可能建立我们各伙伴经常要求的民主制度。

非洲若干紧张局势的温床仍然使国际社会感到关注。在大湖地区，局势比较复杂，十分令人关注。定在南非恢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对话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完成这个对话将为真正民族和解奠定基础。各国家和非国家政治行为者都必须保持哈博罗内精神。

在这方面，在布隆迪外交部长访问金沙萨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公报，其中载有两国的承诺，这十分令人鼓舞。作为冲突当事方的其他政治行为者必须从这项行动中得到鼓舞，以促进该地区的利益。

几内亚重申，它充分支持关于大湖地区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希望，其结论将支持各项区域努力。我们还呼吁所有区域行为者不要将眼光仅仅放在安全问题上，应该优先考虑进行合作，寻求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最近几年里，西非分区域出现了造成死亡和破坏的国内冲突，上个月，安理会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专门讨论西非分区域问题，值得称赞。不过，若干迹象表明，国际社会的努力正在产生结果。许多地方开

始出现令人鼓舞的迹象。几内亚欢迎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开展的工作，这使国家权威逐渐得到恢复，我国还欢迎在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虽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已经正式结束，但收缴流散在大众之中的某些武器的工作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这些武器可能威胁选举后的和平。

长期被复杂冲突困扰的塞拉利昂将于明年 5 月 14 日举行大选，我们希望大选将是自由和透明的，希望投票率会很高。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塞特派团支助选举进程，欢迎通过安理会第 1389（2002）号决议。

我国代表团对前战斗人员长期重返社会问题仍然感到严重关注。必须重新评估和加强已经采取的措施，以避免利比里亚综合症重演。

关于稳定该分区域局势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欢迎马诺河联盟各国领导人不断努力，以恢复信心，重新启动该联盟的活动。我们真诚地希望，即将举行的三方首脑会议将加强建立信任措施，以克服持久和平道路上仍然存在的障碍。

对于西非分区域目前的局势，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采取了若干重要行动，以恢复和平，其中包括实施许多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建立由知名人士组成的长老理事会；执行各项措施，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协助各成员国巩固民主制度；建立四个监测站，作为一个预警系统；以及努力制止轻武器的扩散，包括暂停进口、出口和生产轻武器。这项暂停措施刚刚又延长了三年，这是第二个三年期。

我国代表团欢迎西非经共体同联合国之间进行的密切合作，以恢复西非的和平与安全。西非经共体近年来在危机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具有启发性，能够被用来在联合国同西非经共体之间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在达喀尔西非经共体的旁边开设一个联合国办事处进一步证明这两个组织要加强联系并团结作出努力的共同的决心。这种“近距离外交”将是有益的。

主席先生，你们知道，和平是有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希望在解决西非的冲突的同时将为经济恢复执行一项综合的全球方案。这将包括在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有效完成前战斗人员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和长期的恢复；通过建立适当的结构扩大政府的权力范围；以建立信任措施确保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自愿返回；建立能够自我延续的试点方案。联合国区域办事处将帮助执行这项全面的建设和平战略。

在西非和大湖区，已经明确查明了目前的战斗同自然和其他资源的非法贸易之间的联系。必须维持对显然应当负责的人的压力。必须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设想或采取的措施，以便结束这种正在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害活动。掠夺资源的坏人逍遥法外的事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害处同掠夺资源的行为一样严重。

非洲的问题占安全理事会工作量的一半以上。今天的辩论是安理会开始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一部分，以便确保有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特别是在非洲。

我们应当考虑建立新的工具，帮助安理会预防和解决非洲的冲突。在这方面，我们谨提议建立安全理事会高级工作组，对正在非洲进行的工作进行审查。该工作的结论应当导致制订一项综合、全面的战略，以便拟订一份多部门的行动计划。这将主要是总结一下如何能够更好地改善安理会、非统组织、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在秘书处内设立一个协调非洲多部门活动的单位可以帮助这样一项行动计划的执行。在秘书处内部为成员国建立的这样一个交流中心将为非洲提出一个全面的多部门观点，将能够进行并精简有关非洲问题的的工作。执行这种建议将帮助加强安全理事会有关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的工作。并且，在安全理事会和非统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将是可取的，特别是非统组织的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

当我们进入新的千年时，我们必须指出，非洲的贫困和缓慢发展同发达世界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非洲知道它必须采取正确的步骤，以避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而全球化主导今天的国际关系。因此，非洲已决定进入其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把非统组织改变为非洲联盟，并采取了一个新的发展纲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这两项新的倡议符合我们人民的强烈愿望，应能为非洲大陆打开新的情景。全球化远远不是非洲面临的障碍，而应向我们提供非洲恢复的内涵和资源。

非洲新倡议被重新命名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于 2001 年 7 月在卢萨卡的上一次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应当使非洲能够积极参加世界经济和政治，从而摆脱其目前的边缘化状况。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以便同非洲建立一个以相互利益和共同责任为基础的真正的世界伙伴关系。

但是，除非结束非洲的许多冲突，否则无法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在这方面，必须协调和加强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和非统组织以及非洲分区域组织的同样重要的工作，以结束冲突并使我们各国能够迎接发展的挑战。

最后，我愿谨重申我对毛里求斯代表团组织本次辩论的深切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几内亚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长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事务和国际合作部长莱昂纳尔·谢·奥基通杜先生阁下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奥基通杜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在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任期将要结束时请允许我指出，我国代表团对同我国一样的兄弟国家、毛里求斯在 1 月份主持安理会感到非常骄傲和极为满意，毛里求斯同我国一样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成员。

我谨借此机会衷心祝贺你采取出色的主动行动，组织了有关非洲局势的本次会议。你担任主席期间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关心你的大陆、非洲的问题。因此，冲突和人类悲剧——包括对我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受到了安理会的特别注意。因此，我非常感谢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把非洲局势问题放在其议程上，并为解决世界的冲突局势而作出努力。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谨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将军阁下并以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整个国际社会表示我们的感激和谦卑的感谢，感谢你们的慷慨和声援，特别是以必要的速度对刚果的北基武省的尼亚里贡火山爆发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作出反应。我们特别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安先生在获悉戈马市及其周围的悲剧的程度，尤其是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之后立即作出反应。他的行动以及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以及所有善良的人民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对保护生命和尊重戈马及其周围的受害者的尊严的关切。

我们对大力调动各种手段和调动大量资金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感到惊喜。我们促请安理会继续进行这些值得称赞的努力，不仅使紧急情况处于控制之下，而且确保在最近的将来重组和重建戈马市。应当继续进行和进一步推广这种调动国际社会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行为，以帮助刚果人民重建国家，恢复团结，并为处理这些悲剧创造必要条件，特别是机构方面的条件。我们呼吁我们这个世界性组织的秘书长不遗余力地协调整个调动工作，以便便利人道主义工作，促进不受阻碍地向戈马及其周围地区的人民提供援助。

安全理事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非洲而言，结果并不总是达到所期望的水平。需要使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发挥有效作用，这点至关重要。

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也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以便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其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中央机关的框架内。

头等重要的是加强两个机构间的伙伴关系，以提高效率和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在这方面，我希望感谢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先生内容特别丰富的情况介绍。他今天出席会议证明非洲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特别有益于转达非洲的关切和观点。我希望，他参加今天这个关于非洲局势的会议，将表明今后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开展对话的方式，我们鼓励并希望这种方式将证明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并能产生丰硕的成果。

事实上，非洲是许多冲突和危机的发生地，这些冲突和危机违犯《联合国宪章》，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冲突的蔓延要求重新考虑联合国为寻求和平采取的行动，以便使这种行动更加有效。

当然，各国政府肩负着维护和平的主要责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并增强联合国的信心，它们必须在下列方面承担全部责任：解决冲突并为促进民主、追求发展和消除贫穷创造必要条件。因此，联合国需要帮助加强能力、支持本大洲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分区域行动，更加密切地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伙伴关系并不凑效。合作不充分的明显结果是人们感觉，安全理事会常常犯有拖延充分执行自己的决议的错误。事实上，基于安全理事会的国际行动似乎只在非洲以外的地方产生最佳结果，而为预防和解决非洲的冲突而提供的支助与问题的规模一点也不相称。

“在比利牛斯山脉一侧正确的事情在另一侧就可能是错误的，”法国一位政治分析家曾这样说。在世界其他地区遇到问题时，就会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并给予贸易上的好处，同时尽一切努力鼓励各国改进区域合作，努力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以便它们能够巩固民主和人权、善政和促进法治和政治稳定，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在非洲却没有发

生类似的事情。关于解决冲突，人们明显地看到在采用双重标准。这种现象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例证就是我国最近几年的经历。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仍是非常值得关切的问题。数年的冲突造成了悲剧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和危险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安理会在确保尊重其决议方面继续遇到麻烦。尤其是甚至还没有开始执行第 1304（200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基桑加尼及其周围地区非军事化，外国部队从刚果领土有序地撤出及在部署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方面给予合作。基桑加尼仍被占领，人们再次听到了军靴发出的声音。占领部队不仅没有撤出，反而在刚果领土上得到增援。

我国政府特别重视改进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中的人道主义工作及这项工作的有效性，特别是关于对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援助。与此类似，我们充分赞赏联合国为促进和发展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作的努力。处于卢旺达占领之下的刚果城市戈马的自然灾害及国际社会的反应，清楚地表明联合国对付人道主义挑战的能力。

关于非法开采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其他形式的财富，私人和国家行动者参与这种行动，无耻地以无辜受害者的汗水和鲜血为代价来使自己致富并使无数冲突持续下去，应当对这种犯罪活动采取协调的全球行动以便消除这种活动。

自从联合国在大约 50 年前建立以来，在消除贫穷方面采取的方案从没有成功过。然而，贫穷、无知、不容忍和排斥是使非洲处于分裂之中的许多冲突的根源。因此，消除贫穷将明显对预防冲突有影响，并有助于使本世纪成为和谐的世纪，这种和谐以全人类的和平、容忍和繁荣为特点。

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的战略，不仅包括维持和平领域的战略，而且包括发展领域的战略。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鼓励参与

预防冲突和冲突后重建的主要机构之间进行更大程度的协调，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以便深化对有关改进两个机关之间相互合作的问题的审议，并促进对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采取综合性方法。

我国政府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行辩论，讨论联合国系统在支持非洲国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面的作用。我们还欢迎我们的国家元首去年作出决定，发起新非洲倡议，并于 10 月份通过建立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而巩固该倡议。这些值得称赞的倡议证明，如果需要的话，非洲愿意对自己的发展和未来承担全部责任。

除了非洲面临的许多障碍——主要是贫穷、债务负担和管理、不发达和战争，非洲还正在面对特别是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蔓延带来的新挑战。这些新挑战可能使发展停顿，并威胁非洲本身的存在。考虑到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祸患对社会结构从而对当代和后世的未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共同重申采取协调的国际行动对付这种祸患的重要性。为此，我们特别必须鼓励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继续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合作，以便确定在有关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教育、预防、检查、咨询和治疗方面较好的国家做法和政策。

最后，我想重申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在非洲的发展与建立和平和稳定非洲的社会经济局势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维护和平是联合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希望安全理事会这一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将努力本着千年首脑会议重申的承诺的精神和内容，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履行其责任。

联合国必须在国际战略上有所创新。尽管存在冲突，也绝不能利用威慑关系或武力来建设和平，而应通过妥善地共同应对各种需求和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通过充分利用固有的社会经济潜力来实现和平。

这是我们对联合国秘书长将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合作召开的关于大湖区和平、稳定、民主和发展

的国际会议的范围的理解。我国政府真诚希望这一会议取得成功，并成为非洲以及正在开展和平进程或正在为所有有关者的最大利益而发起和平进程的世界所有地区和平解决争端的典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负责非洲事务部长阿卜杜勒卡德尔·迈萨赫勒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迈萨赫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想对主席先生说，我们对你针对非洲局势组织一次安全理事会专门会议的重要举措表示欢迎。这一举措是贵国 1 月份出色担任主席之职的最高体现，再次印证了你个人以及毛里求斯服务于我们大陆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承诺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你在和平解决科摩罗危机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使科摩罗走上了恢复宪法秩序的进程，这将有助于科摩罗这个国家恢复体制和政治稳定。这一成果值得大加赞扬，因为我们认为它符合 1999 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作出的英明和负责任的决定，即不承认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权，也不允许它们加入我们的大陆组织。重新确立科摩罗人民言论自由和主权选择这些基本权利，也是支持非洲建立和巩固民主的全面运动。

今天的辩论非常及时，因为它是继卢萨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于去年 7 月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倡议后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强调指出，作为以全面和可行方式解决非洲复兴问题的这一非洲倡议，将解决我们大陆的争端和冲突放在了其优先事项的首位。它如同行动计划，采取的是全面方针，从所有方面审视和平与安全问题。该倡议在分析非洲冲突的起因时，承认施政方面的弊端大大助长和加剧了人们的贫困和边缘化之感。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倡导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并以此作为使非洲的增长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真正和持久动力的关键所在。

该倡议制定的战略有三个基本支柱。第一个支柱是促进有利于发展与安全的长期环境。这意味着消除冲突根源，促进政治和经济善政，消除贫困及积极使该大陆融入世界经济。

第二个支柱是在预警、预防性外交及驾驭和解决冲突方面加强非洲的体制能力。在这方面，让我们忆及，非统组织在十多年前就建立了解决冲突和促进和平的特定机制。特别是，对非洲至关重要的这一机构，应给予多种形式的支持。

第三个支柱将持久确立新伙伴关系所赖以建立的原则作为其目标。

通过致力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这一新的伟大项目，非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清楚地展示了他们以此种倡议中所固有增加价值为工作重点的意愿。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同现有机制没有重叠，其宗旨也不是取代当前的任何方案或活动。相反，其任务是通过在促进和维护和平以及在和解与冲突后重建方面发挥推动和调解等政治作用，改善和加强现有体制。其宗旨是使各种机制在分区域、大陆和国际一级实现更好的协调和一致。

为更好地执行这些任务，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执行委员会已决定设立一个由阿尔及利亚、加蓬、马里、毛里求斯和南非国家元首组成的和平与安全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也将审查各种政策和体制安排，以及调动资源建设非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阿尔及利亚一贯促进和平解决争端，也经常应邀担任调解人之职，其中既涉及到国内冲突，如马里北部和尼日尔南部的冲突，也涉及到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我国还参加了世界几个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我们的经历，特别是我们在解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冲突方面的经历，使我们获益匪浅，我愿与安理会分享之。

首先，和平调解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确保交战各方有寻求和平的政治意愿。

其次，应在清晰和透明的环境中开展调解。无论指定谁作为调解人，他都必须具有公认的信誉，必须公认不偏不倚，必须得到冲突各方的充分信任。

第三，调解人的干预，如在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同调解员的活动得到充分协调，可推动和平进程。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支持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总统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进行调解时的情况就是一例。

第四，创造有利于和平的区域环境，是和平调解取得成功的一个决定因素。

第五，正如对某些交战方所采取的措施那样，可能还有必要实行旨在防止武器和军火销售与运送以及战略地雷资源或其他产品非法贸易的目标明确的制裁。

最后一点，解决冲突必须以复兴和重建措施为辅助。

联合国希望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在其活动中造成的新势头是符合我们希望看到在非洲在各个直接和间接参与的行动者之间出现一种真正的协同增效作用的愿望的，以使我们以团结精神进行的共同事业能够为在非洲大陆实现持久和真正和平的目标服务。

在这项集体努力中，在我们调解非洲冲突的有限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为了充分实现我们所争取的和平目标，确保满足以下 10 个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这 10 个条件如下：第一，通过财政和技术捐助来加强非洲大陆和分区域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第二，为非统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提供大量支持以发展其早期警报系统；第三，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领域中的培训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第四，为排雷提供相当大量的援助；第五，增加为使战斗人员复原和解除武装以及为使其重返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而提供的支持；第六，通过和实施一项行动计划以结束轻武器的非法贩运和扩散；第七，增加为冲突后恢复、重建和发展提供的援助；第八，为难民收容国提供援助，

以减轻其负担；第九，为打击恐怖主义进行持续的合作；第十，作出特殊努力以保护儿童并防止其被强行招募加入冲突。

这些是为了在非洲建立真正的持久和平和稳定而必须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中达到的一些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最后，我想说，非洲已开始了一个必须得到加强、扩大和深化的和平进程。我深信，非洲的努力将得到安全理事会成员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我相信，在我的兄弟、毛里求斯外交部长的明智指导下进行的安理会辩论将为在非洲作出的和平努力提供必要的推动并确保其取得完全的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非洲事务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外交、非洲联盟和国外塞内加尔人部部长切克·蒂迪安·加迪欧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迪欧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作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部长理事会主席，我首先荣幸地向你表达我们的非常自豪的心情，并衷心祝贺你出色地履行了你的任务。当然，你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所有同事的宝贵支持下这样做的。

我还想表达西非经共体和我国多么赞赏安理会善意和慷慨地决定举行一个讨论非洲局势的特别会议。

确实，鉴于在新的千年开始时，非洲大陆继续面临着和平、发展和善政这三个领域中的各种重大挑战，这个行动就更值得赞扬。

在非洲寻求持久和平一贯处于联合国各种关切的核心。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出的题为“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出色报告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他的需要处理这个弊病的根源的信念。我们认为，特别是在象几内亚比绍和塞拉利昂这样的其境内的和平仍然非常脆弱

的国家中，很有必要认真地就政治正常化的进程采取后续行动。

在预防冲突问题上，让我们在此首先提及令人很有启发的几内亚比绍的例子。在这个典型的例子中，国际社会象它有时做的那样在潜在冲突的种子正在撒下时袖手旁观，没有采取紧急行动。这相当于努力节省明天为了拯救几内亚比绍所必要的几十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而随后却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在这个关键的西非国家的紧张局势已经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再投资其数额比此多十倍的钱。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韦德先生——当然是与联合国秘书长一道——正在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向几内亚比绍提供紧急援助，以帮助它支付工资并解决其解除武装问题。确实，要求那个非洲小国——其士兵数目据认为在 35 000 和 45 000 之间，而且它经历过无数的冲突和内战——在得到国际援助之前达到善政和有透明度的行政管理标准，可能会导致一种灾难性局势。如果预防冲突的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应得到最快的采用，并以最佳方式适用于几内亚比绍。

然而，我想重申，秘书长科菲·安南多次表明了他对解决几内亚比绍的危机的深切关心和个人关注。为此目的，他需要有国际社会的参与。在几内亚比绍问题上，以及在我们分区域和我们次大陆的其他问题上，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继续加强联合国与非非洲统一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在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方面的合作。

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看到继易卜拉希马·法尔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建议后，即将在达喀尔设立联合国西非办事处。我确信，这除其他外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我们分区域中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在此，我想向安理会保证，塞内加尔总统、西非经共体现任主席阿卜杜拉耶·韦德先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并充满决心和承诺。他作为政治妥协和社会和

平的一个不倦和忠实的倡导者将不遗余力地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在这个框架内，他准备与他在马诺河联盟中的兄弟们一道贯彻他的新行动，以便最终能在这个区域中实现和平与稳定。

安理会知道，三位国家元首——塞拉利昂的泰詹·卡巴赫总统、利比里亚的泰勒总统和几内亚的孔德总统——对阿卜杜拉耶·韦德总统的调解努力颇有信心。他们认为，他们很快将能会晤以进行建立信心的努力，发展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并克服我们在非洲的这个地区所看到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局势。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抱有很高的希望。我们因而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

非洲人自己作出努力的确重要，但是同时也值得注意国际社会在我们一边的坚决承诺，认识到贫穷和某种政治文化对潜伏冲突根源所起的作用，这有助于找到这一灾祸的全球性解决办法。

我还希望呼吁友好国家和捐助社会通过不断向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呼吁积极参与复兴非洲大陆。我们的领导人通过选择结束援助和债务的战略显示出非洲大陆的优先事项，重点突出了特别旨在弥补资源方面的差距、增加国内储蓄和吸引外国私有资本以确保资助基础结构、农业、教育和保健以及大量减少与北方在数字鸿沟方面的差距等实际和现实的目标。

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在这里非常简短地插一句的话，我要说，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伙伴的讲话中，我们注意到，在他们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优先事项清单部分，常常不提基础结构部门，这使我们极为关切。非洲认为，基础结构部门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的确，它是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优先事项。在与我们的伙伴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期待着能够显示比赛场并不平等；如果非洲不解决基础结构方面的差距就没有机会，就会继续处于边缘化，而这正是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所要防止的。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韦德先生阁下正是在我们非洲复兴这一斗争的框架内呼吁于昨天2002年1月28日在达喀尔召开区域部门会议，为的就是在非

洲每个地区确定出各优先部门的项目-基础结构、环境、新的信息和交流技术、能源-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于4月15日至17日在达喀尔召开下一次筹资会议和6月26日至28日在渥太华召开的8国首脑会议审议这些问题之前确定。

的确，如果非洲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法制，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前景最后很可能是虚幻的。由于这一忧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2001年12月20日至21日在达喀尔与会，重申他们的承诺，在民主、容忍和接受歧见及政治妥协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祥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他们还决定，在最高一级不断对话的基础上，推动边境国家的概念，实施社会和经济联合方案，并以集体计划建立基础性的基础结构。

最后，我愿重申并强调，西非经共体和塞内加尔为消除冲突和我们大陆的经济繁荣愿与联合国充分合作。

我们再次感谢安全理事会明智而及时地决定召开这次非洲问题会议，我怀抱希望，相信国际社会会积极参与我们大陆儿女为一个和谐而且摆脱贫穷的非洲的到来而作出的努力，非洲复兴肯定正在到来，如果首先我们非洲人和安理会同我们一道坚信这一点，这就是可能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外交事务、非洲联盟和海外塞内加尔侨民事务部部长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赞比亚外交部长卡塔勒·卡卢巴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卢巴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让我首先祝贺你担任2002年1月安全理事会主席，还请让我感谢你召开这次适时的会议，使我们能够检查非洲冲突问题、讨论其原因，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请让我感谢马里大使主持安理会2001年12月各项审议期间的才干方式。我还愿感谢我的同僚部长们

从各国来参加这一重要辩论。还请让我欢迎我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阿马拉·埃西出席这次辩论。

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拿出大量时间组织这次会议,解决非洲冲突问题,并感谢各位成员正在努力找出解决办法。各国政府、区域结构和我们大陆的组织即非洲统一组织互补努力,这很重要。安全理事会和非统组织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密切合作,对我们努力找到解决非洲长期性问题的办法有着极大的价值。非洲领导人在各种论坛和宣言中保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然而,和平却躲开我们这个大陆,我过一会儿还要再谈一谈非洲领导这个主题。

非洲各个部分 40 多年以来始终受到这种或那种冲突的影响,冲突有各种根源,也许是内部原因,也有可能是外部原因,一些内部原因源自各种理由,常常受到外部力量的煽动,几乎所有最困难的冲突都来自于建国进程,源自建设国家结构的根本性问题,而这又可以成为保障安全、主权、人民的尊严和正义的工具,这一进程常常孕育或引起冲突。

其中有些原因包括管理不利、加之机构薄弱、资源分配不公、贫穷、族裔和区域主义、内部及上层权力斗争、公共服务条件落后、腐败和裙带关系、错误分配资源、外部干预,以及由于非常易变的政治文化而造成的不稳定。

秘书长科菲·安南阁下在其有关非洲冲突因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杰出报告中指出,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的、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冷战的祸根和现在的全球化都是理解非洲冲突性质和根源的决定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是外部的,从思想意识到企图赢得势力范围无所不包。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冲突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对人民、牲畜、财产和基础结构都有着毁灭和破坏性的影响,造成苦恼、恐惧、侵略和焦虑,妨碍沟通、阻碍解决问题、还破坏团结和统一,导致小武器和轻

武器的扩散、人民流离失所、难民逃离边界,给东道国其中包括我国带来沉重的支出。

非洲冲突的性质及其与这些冲突有关的各种行动者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非洲安全问题。管理冲突的工具和方法包括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在《和平纲领》和科菲·安南在其关于非洲冲突根源的报告和《千年报告》“我们各国人民”中所提的那些建议。

预防冲突是减少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有效地实现和平,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在冲突前、冲突中和冲突后作为伙伴共同努力。推动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需要捐助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和国际社会的其它行动者非常密切的合作。

实现长期解决,需要有明确、连贯、全面和协调良好的政策,以提高预防和管理冲突的效力。有关的政策领域包括贸易、金融和投资、外交事务、国防及发展合作。我们这些国家需要经济健康。社会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再生是实现结构稳定的因素。此外,社会和平、尊重法制与人权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目标必须得到巩固。

安全包括人的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意味着保护免受有系统地践踏人权、人身威胁、暴力、极端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风险和对领土主权的威胁。贫困与不安全两者有系统地相互加深。这方面,安全的要求超出传统的抵御军事攻击的需要,它涉及人和财产的安乐和对他们的保护。

为了实现有意义的和平,国际社会的参与是必要的。建设和平有赖于信任、合作和更深的伙伴合作。捐赠国参加这一进程极端重要;我们拒绝捐赠疲倦的论调。解决冲突和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体,发展合作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对规划进程有共同的方针和协调机制。

非洲国家没有选择,只能同国际社会合作拟订可行的解决办法。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需要所有各方

都参与解决。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下，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能继续。

在我结束关于非洲冲突问题的发言时，我想谈谈一种似乎是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的现象：我在前面提到的非洲政治和领导危机。显然，发生在非洲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促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公共生活必须在其中繁荣或凋谢、政府制度必须在其中发展和落实的环境的动荡。不论我们称它为全球化、新殖民主义或其他的名称，这种显然的动荡正迫使大多数政府采取专家治国的政治对策，这些对策不言而喻是片面、不连贯和暂时性的。结果，公众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信心下降，这种情况在非洲或许比其他各洲更加严重。面临日益严重的失业、艾滋病、流浪儿、城市住房标准、民族紧张和环境退化问题，政治解决办法已经变得麻木。

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政治权力结构和传统的代表结构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选民们最好的是不关心，最糟的是对当权者持仇视态度。我们可以称此为反政治。这种情况正发生在媒体日益多样化的时候，包括这些媒体的传播范围更广，我们能通过这些媒体实时看到战争，实时看到公众人物的私下苦恼，实时看到各种国家中，穷国和富国中的选举失败。而且当然，国际互联网把我们大家都带入了一个全球村。

因此问题是：当我们的人民理当更了解情况的时候，为什么非洲国家的治理今天陷入这样的危机？我认为，非洲人民或许其他地区人民正在对政治领导人失去信心，除其他许多理由外，原因不仅仅是这些领导人无能和不能象他们许诺的那样把工作做好，而是有更大的原因。人们越来越认为政治生活中缺少某种东西：道德。

政治是撒谎的艺术的老定义同寻求政治领导人发挥道德作用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在政治中，据说大多数人仅要求教会的人们发挥道德作用。在非洲，或许在其他地区，大众日益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既是一个好的管理人员，又是一个好的传道士，他们必须无私、信善和诚实。因此，问题不是人民已选择放弃政治，

而是他们对政治有更高的要求：政府不仅要有效，而且要实行善政。“效率”是一个管理概念，但“善政”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能否做到的基本指标比较广泛，不是那么明确，而且变化迅速。这不仅是非洲的政治危机，也是政治和道德动荡的种子：一种使国家陷入战争的姿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外交部长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莫桑比克共和国外交与合作副部长弗朗西丝·维利乌罗德里格斯女士阁下。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罗德里格斯女士（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和我国代表团非洲高兴和荣幸地祝贺你和贵国毛里求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西非发展共同体成员国——担任安全理事会1月份主席。我代表莫桑比克政府，热烈欢迎你召开这次关于非洲局势的公开辩论的倡议，我向你以杰出的方式指导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敬意。

非洲局势参差不齐。有些国家仍然存在冲突和不稳定，但其他国家正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目的在于巩固和加强和平、民主与繁荣。

作为原则，我们认为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预防。这方面我们认为，善政与民主对预防冲突至关重要。但是，它们需要适当的资源和合理的人力发展水平，但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这些条件。

预防意味着解决冲突的根源，这在非洲同非洲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关切相吻合。我们谈到施政不善、贫困、传染病、排斥、国家合法性问题、民族分歧和武器扩散。这些和其他的根源不能一个个孤立地处理。和平、民主和发展应该用综合与相辅相成的办法来争取。偏重这些同样重要的领域的其中一个，只能造成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最终成为冲突的潜在原因。

我们认识到，善政与民主在非洲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包括为政治目的利用宗族主义、地区主义、

种族主义、愚昧和贫困。人力发展水平低又加剧了这一状况。

另一方面，非洲大陆继续目睹与行使民主有关的冲突，因为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常常质疑他们认为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选举结果。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需要支持非洲各国的施政和民主机构。

预防性措施的失败给我们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与管理问题。为了成功地解决和管理冲突，我们需要审查维持和平的任务授权和常规的维持和平行动做法。这是因为目前的冲突同 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所设想的冲突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的冲突因为它们有多层面的性质，要求我们全面解决，要求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所有利害相关者参与。

我们还认为，能否胜利解决冲突与对冲突本身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参与调解冲突的人应该深刻了解有关冲突的性质和动态，这一知识将使他们能够作出最佳判断，采取有效行动，并对同样还是解决方的冲突各方提供关键的保证。

我们欢迎卜拉希米的报告，这一蓝图为改善维持和平的效率这一共同战略提供了良好基础。该报告的建议提供了阐释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战略和业务方面的良好行动框架。正如我们鼓励早日执行这些建议那样，我们着重指出该报告重点强调了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非洲大陆极其重视预防、解决和管理冲突。我们坚定致力于解决影响我们大陆的各项问题并扭转非洲骇人听闻的冲突局势。正是在这一框架之内，个别国家和区域及分区域组织，诸如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正在这些努力中成为积极和重要的行动者。创立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证明了非洲大陆决心解决非洲的冲突。

在分区域一级，南共体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2001 年 8 月在布兰太尔举行的常会上签署了《南共体政治、防卫和安全机关投入运行议定书》。该机

构在首脑、部长和高官各级运作。其主要责任是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2002 年 1 月 14 日在布兰太尔举行的最近一次首脑特别会议上，若阿金·希萨诺总统以南共体机构主席的身份重申决心不遗余力地与其同事合作促进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这符合南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规定的为和平解决我们分区现行冲突作出不懈努力的使命。首脑会议委托该机构制订战略，以便与联合监测委员会合作，加速执行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萨卡协定》。此外，首脑会议商定必须为该机构制订一个指示性的战略计划，以使它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本区域的政治、防卫和安全问题。

我们认为，南共体机构在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可以发挥根本性的作用。我们请联合国向这一机构提供支持以及与其开展密切协作，以便解决南部非洲的冲突。

我们对非洲冲突的分歧必须是全面，切合实际和注重实效的。它应该包括清楚了解其根源、所涉及的行动者和利害攸关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结合非洲当前的冲突动态解决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例如贫困、不发达和诸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霍乱等传染病，这些疾病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甚至超过现行冲突所夺取的生命。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要求以创新办法来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建立非洲联盟清楚表明，我们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决影响非洲大陆的各项问题的有效办法。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是一项旨在制订复兴非洲大陆议程的倡议，它以国家和区域优先事项和发展计划为基础，并通过参与进程和世界其余区域地区相互促进的新框架来推进非洲复兴。

国际社会应该对这些努力给予支持，以便一个稳固的联盟和强有力的一体化在非洲得以变成现实。在这一方面，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给予所需的支持和援助。

因此，我们感谢八国集团通过《非洲行动计划》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所采取的积极步骤。我们还深切希望这一主动行动能够在即将在加拿大举行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转化为具体成果。此外，我们欢迎阿莫斯男爵夫人阁下今天上午宣布联合王国将利用其七月担任安理会主席职务的机会集中关注非洲问题。我们称赞并鼓励这一促进解决非洲问题的意愿。

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在预防、解决和管理非洲冲突的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必须审查联合国在冲突局势中的行动，并使其包括以下特征。

第一，联合国必须制定全球性战略行动计划以及解决非洲冲突的详细方案。第二，联合国应该具备在会员国中为和平使命调动适当资源所需的能力。第三，本组织应该谈判和执行持久的政治安排。第四，它必须以长期眼光致力于推进和平进程。第五，安全理事会必须在解决冲突中发挥前瞻性的能动作用；它应该充分执行其就和平进程通过的每一项和各项决议。第六，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应该定期访问冲突地区，与有关方面和其他有关的行动者保持对话，并不断地施加压力以求解决冲突。

我们充分意识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为促进我们大陆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已经作出的努力。我们赞扬这些努力。我们谨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我们共同协作促进非洲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的坚定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莫桑比克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副部长对我及对我们国家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安哥拉对外关系部副部长。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齐科蒂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安哥拉非常荣幸和高兴地参加安全理事会专门讨论非洲局势的特别会议。我要感谢安理会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举行这次重要的对话。

我谨对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主席前来出席会议表示赞赏。我向他们致以热情的问候。非洲联盟秘书长来到这个会议厅本身就有力证明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阿马拉·埃西秘书长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我要祝贺毛里求斯主持这次会议并采取这项主动。我们还要向马里和几内亚以及今年初加入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表示祝贺。最后，我们向刚刚结束任期的前成员表示祝贺，我们感谢它们继续提供的支持。

随着冷战在 90 年代初的结束，大多数非洲国家跨入了多党民主新时期，使民间社会大量出现在非洲的政治舞台，从而带来了全面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新希望。然而在许多情况中，这一希望却破灭了，因为重新出现了从国内冲突、国家间冲突和跨国界冲突到种族、宗教和选举或选举后冲突的各种新冲突，导致不稳定加剧，进而引起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多。这就是我们大陆 1990 年代局势的特征。

我国安哥拉就遭遇到一场长期冲突的后果。安哥拉境内的冲突最初是以反抗殖民统治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它成为冷战的延续。其后它又成为一场选举后冲突。今天，安哥拉的冲突已成为诸如萨文比先生等不愿意遵守多元社会中民主原则的人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这些恐怖主义行为导致政府结构恶化以及严重的人类痛苦。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我们与它开展了密切合作——非洲联盟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主动行动，不仅是要解决冲突，而且也应付人道主义局势、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建设和平问题以及民族和解。

这场冲突前因后果在非洲引起了一个重大问题。今天，非洲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可持续的政治措施来减轻和预防可能发生的冲突，与此同时实施各种能强化经济发展和减轻贫穷的政策。

我国政府一直就是这样在一种贫穷挑战和冲突危险均极大的情况下应付这场危机的。但我们自身作为一国政府所开展的努力是不够的，如果在我们分区

域没有一项侧重于消灭贫穷、实现稳定和建设和平的集体而全面的战略，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成功的机会。

因此，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我们在这方面欢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我们认为，它体现了一种新希望，我们承诺为此提供充分支持。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项倡议。

我还要回顾，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有关非洲大陆的具体建议，但由于 9 月 11 日悲惨事件的发生，这些建议未得到审查。我希望大会今年将审查其中的一些建议。

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对 9 月 11 日事件所作的回应清楚表明，全世界有能力坚定地应付恐怖主义祸患及困扰全球，尤其是困扰非洲大陆的其他冲突。

我想提一下政治过渡在我们分区域是如何发生的。过去 12 年来，非洲南部和中部的政治过渡引起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看到了种族隔离的结束以及民选政府的出现。尽管政治过渡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了一场新冲突，但是我们必须肯定联合国所作的重要努力，这些努力现在导致缔结了《停火修订》，建立了维持和平部队，并开始了刚果人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这些努力以及今后几个星期将在南非举行的对话将继续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带来和平。我们希望，这一对话将取得积极的结果，给这个姊妹国带来和平，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球和我们区域建立和平，那么就非常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们地区，就冲突而言，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国家元首对津巴布韦局势表示了关切。作为布兰太尔首脑会议后续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注意到南共体国家元首在会上发表的公报的重要性，该公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津巴布韦政府为加强民主以确保有效率地、有效地举行选举所作的努力。此外，南共体国家要求西方国家停止一切外国干涉，因为这

种干涉将破坏这一姐妹国家的主权，并且使该国面临的困难局势恶化。

关于安哥拉，我们欢迎秘书长为使该国继续成为联合国关注的焦点并列在安理会议程上所作的努力。

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甘巴里副秘书长和监测机制小组最近对安哥拉的访问，加强了对安盟和若纳斯·萨文比的制裁作为使他们停止战争和接受《卢萨卡议定书》的规定的�段的重要性。

在这一方面，我们再次真诚地请求秘书长继续参与实现这些目标的所有主动行动，并且为我们分区域，特别是安哥拉带来持久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哥拉对外关系副部长对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外交副部长法西·菲里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西·菲里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摩洛哥王国代表团最热烈地感谢毛里求斯共和国代表团和你，主席先生采取受到高度赞赏的主动行动，召开部长级安全理事会公开会议，以审议非洲局势。

我还要借此机会称赞本组织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为确保非洲得到它应该得到的紧迫的优先待遇所作的不懈努力。

作为非洲大家庭成员，摩洛哥王国完全共有非洲的所有关切和强烈愿望，因此，摩洛哥王国很高兴参加这一辩论。由于我们受到相互影响培育的悠久历史，以及我们与所有非洲兄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意志，我们希望积极参加这一高级别辩论。

我首先要指出摩洛哥仍然忠实于的早期承诺。在多边一级，摩洛哥为非洲统一理想的形成，发起和实施作出了贡献。自那时以来，摩洛哥继续支持和捍卫整个非洲的利益。更加具体地说，每当各国际论坛提出请求时，摩洛哥总是毫不犹豫地参加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行动，无论是在刚果、索马里，还是在安哥拉。

在双边一级，摩洛哥通过其古老的关系，在需要时发挥了和解和调解的作用，并且还在经济合作、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等重要领域与我们的非洲兄弟建立和执行伙伴关系。

在这次辩论中，请允许我集中谈我认为对我们大陆的未来是决定性的三个要点。非洲强调将其问题更加频繁地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其原因是：被边缘化的非洲大陆局势继续存在，甚至恶化，以及非洲希望国际社会更多地参与协助非洲国家为保障其安全和确保为其人民取得进展和发展所作的努力。

对非洲局势的分析已经完成并且得到确定。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这清楚地反映在秘书长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建议中。有待去做的工作是实施这些建议，建立机构和机制以促进其实施，以及集中资源保证成功地实施这些建议。

非洲进行了努力，并且并非没有取得成功。由于采取了区域和分区域主动行动，一些冲突稳定下来，其它一些冲突现在正得到解决。非洲一些地区在民主化、善政、尊重人权和经济改革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然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使非洲大陆稳定，并且使它能够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需要对非洲冲突的性质和复杂性作出具体的、适当的反应。非洲冲突的特点是：为私人利益服务的非国家跨国网络的干预，以及种族对立——人为的、不合情理的边界的直接后果——加剧。

常规和轻型武器以危险的规模非法流通——我知道，你主席先生强烈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冲突中使用雇佣军和儿童以及为战争目的开采原材料等等，为这一局势火上浇油，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与此同时，非洲人民，特别是受到这些冲突影响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糟糕，迫使成千上万人过着遭受战争、饥荒、流行病和所有类型的危险的终身流亡生活。这种大批人被迫背井离乡现象有时破坏接待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邻国的稳定。这是

一个沉重的负担，消耗这些邻国满足本国人民的基本需求所需要的有限资源。

现在清楚的是，国际社会不能只限于把交战者隔开和保障停火。现在迫切需要制定适当地考虑到冲突的所有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人道主义的——的综合计划。因此，需要加强国家机构，并且制定一整套旨在改善有关人民日常生活的小项目。

除了国际社会为保障非洲大陆的安全所作的努力外，需要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非洲率先拟定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这一经济纲要的目标是通过与国际社会的新伙伴关系而把非洲置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该目标需要非洲作出有组织的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兴趣——以有组织的努力而为非洲的各个伙伴、多边和区域机构及为非洲或国外、公共或私营的经济伙伴提供清楚的视野；之所以需要持续的国际兴趣，则是因为非洲的行动只能在专门国际机构的持续支持下才能成功。显然，每个非洲国家的责任，仍然是在这一框架内彻底调动全部的国家能力。

摩洛哥王国经验丰富，是该进程的积极参与者，自Omega项目展开以来一直予以支持。摩洛哥准备为与专门机构共同执行该计划而贡献其专业知识，以执行非洲制定的目标，从而使其摆脱不稳定并提供发展。摩洛哥仍然确信，各国的次区域和双方面行动，对于推动非洲大陆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国秘书长非常正确地把之作为非洲战略的高度优先内容。他在1998年4月13日的报告中呼吁“非洲各国优先为与次区域互动有关的设备和设施建立统一标准”（S/1998/318，第102段），并呼吁捐助国和贸易伙伴支持“在各邻国间建立共同标准和设备。”（同上）

摩洛哥王国有史以来一直处于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叉点，正努力通过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和

发展各种交流而加深该大陆北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区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正努力在南北地中海之间、甚至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共同责任框架内推动大胆的伙伴关系。

最后，我要表示摩洛哥充分支持几内亚共和国外长的建议，它呼吁在安理会内部建立后续机制，以执行国际社会对本大陆的全球整体战略。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摩洛哥副外长对我及我国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环境事务和旅游部副部长马布达哈西女士。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布达哈西女士（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你主持今天的重要会议。我们在你主持下审议非洲局势确实恰当。

《联合国宪章》决定，我们必须共同避免后代遭受战祸，重申相信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与价值，促进社会进步和所有人的更好生活标准。第 24 条特别授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对安全理事会的特殊挑战。无疑，非洲冲突的根源包括贫穷和发展不足，这两个问题不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限。鉴于这一事实，问题是安理会如何在继续与寻求非洲全面和平有关的同时，却仍然符合其权限？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权限的前提是联合国更广阔的框架，而不是与此孤立。这一权限包括通过按照《宪章》第 8 条的规定而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的安排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要促进现已被全球接受的非洲复兴。因此，我们要集中注意安理会如何能够扩大其在非洲的介入。

我们坚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定这种介入的范围。非洲领导人以历史性的行动而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中确定了这种框架。目的是处理和平与安全所问题，同时对付冲突的根源。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是关于非洲经济和社会复兴的整体的、综合的、可持续的发展倡议，涉及到非洲与发达世界之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它是非洲领导人基于共同视野及坚定和共同的信念的保证，即他们的紧迫职责是消灭贫穷并单独地和集体地使其国家走上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道路，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和政体。伙伴关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次历史性机会，与非洲建立一种基于互利、共同承诺和具约束力的协议并在非洲领导下的真正伙伴关系。非洲在提出这一伙伴关系时，意识到它握着其发展的钥匙。发展战略的通过，与详细的行动方案一道，标志着非洲与发达世界、包括多边组织之间伙伴关系及合作的新阶段。

为此，我们争取安理会的伙伴关系，以执行非洲发展伙伴关系查明的如下三个和平与安全的内容：促成发展与安全的长期条件；建立非洲机构的早期预警能力；及加强非洲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体制能力。实际上，对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承诺的体制化的基础，就是促进和平、安全、民主、人权和良好的经济管理。

显然，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全面地解决我们在非洲大陆面临的各种问题，它就不能只靠《联合国宪章》第六和第七章中提供的工具。安全理事会永远都会遇到在授权之外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促请安全理事会审查其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关系。联合国的这两个主要理事会如何合作，将对解决我们在非洲面临的一些挑战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中，非洲领导人十分详细地说明，不能孤立地解决非洲的问题。应采用把和平与安全同贫穷和不发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战略，这些问题中有些是非洲冲突的关键根源。

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协助非洲重新增强其能力，通过在以下领域加强现有的非洲区域和分区域机构来管理冲突的所有方面：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及巩固和平；冲突

后和解、复原和重建；制止小武器、轻武器和地雷的扩散。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提醒人们注意《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即将成立的非洲联盟，促进这次辩论。非洲联盟各机构将谋求加强和平、稳定、民主、尊重人权和正义；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以及增进所有人的社会进步和繁荣。这两项主动行动是解决非洲冲突问题的关键，是使非洲走上通往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之路的关键。

南非政府长期以来表示它决心促进我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同其他非洲国家一道，努力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下个月，南非将主持刚果人对话，我们希望这一对话将最终为多灾多难的大湖区带来和平。我们还在国际社会面前促进推动非洲发展的新的伙伴关系。

我们在这次辩论中发言，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考虑它在其授权有限、需要联合国其他机构予以合作的事项中作用。我们在非洲的经验表明，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今天的辩论将就如何全面地处理非洲复杂的冲突问题发动同安全理事会的对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伊万·西蒙诺维奇先生来到安全理事会表示欢迎，并请他发言。

西蒙诺维奇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的邀请，并很高兴能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

《千年宣言》中鼓励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在履行其职责时在它们之间经常进行协商和协调。因此，我希

望这次会议将有助于为象《联合国宪章》设想的那样加强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

预防冲突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涉及很多方面，因而需要针对每一局势的具体情况采取多部门处理方法。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在《宪章》为各自规定的任务范围内更有效地共同努力。铭记这两个《宪章》机构的独立性，我们的目的应是确保在两个机构间进行有效的协作，以使在实地的所有联合国行动者的工作相辅相成。

近几年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各种会议上专门讨论非洲的发展问题，最近一次是其 2001 年 7 月实质性会议的高级别部分。当时通过了一项《部长宣言》，重申在千年首脑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即支持在非洲巩固民主，以及援助非洲争取和平、消除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的斗争。部长们还呼吁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在卢萨卡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新非洲倡议》，现在称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此外，根据大会第 55/217 号决议，今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审议建立一个关于冲突后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事项。

我谨对给我这次机会表示感谢，并表示我打算继续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讨论加强这两个理事会之间合作的方式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还有不少发言者。但鉴于时间已晚，如果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下午 3 时正继续开会。

下午 1 时 30 分会议暂停